

博物馆中的中国之文化探索新路径——以唐宋文化对比视域下个案为例

王淑妍 王泽林 孔德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4;

摘要:近年来,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进一步开展,对增强文化自信方式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化。本文旨在通过对唐宋文化的细分领域进行对比,从而构拟出唐宋在意识形态、审美意趣和工业技术方面的生动历史现实。受“文博热”的持续影响,我们将着眼于充分发挥博物馆在文化传播发展方面的强大作用,科技赋能,结合博物馆的展览空间和观众游览需求,将唐宋历史生态与博物馆紧密结合,突出唐宋时期的多方差异,为游客提供近距离接触历史的机会,为新时期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新路径。

关键词:唐宋文化;对比视域;博物馆;文化探索;文化自信

DOI: 10.64216/3080-1494.25.12.047

引言

目前学者们对唐宋时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具体方面,注重学术性和专业性,如刘悦平在2025年针对唐宋时期陶瓷行炉的设计进行了具体研究^[1],白骄阳在2025年对唐宋仕女画技法进行了对比分析^[2];在文艺思想等方面,任佳琪在2025年对唐宋传奇中历史反思进行对比^[3]。本文旨在以典型个案为例,从对比分析视域下对唐宋时期意识形态、审美意趣与工业技术方面展开综合研究,通过分析更全面地还原出唐宋历史文化的变迁,并利用现代科技与博物馆展览模式相结合,让科技复现历史,使群众靠近文化,利用AI赋能探索文化发展新路径。

1 意识形态方面:以“蝉”形象的对比分析为例

蝉作为重要表意符号,在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承载了丰富的内涵。由于蝉的生活习性,古人认为蝉代表了重生。汉代时期死者口含蝉型“玉琰”,并佩戴蝉形玉佩,以求死后成仙^[4]。蝉与佛教同样密不可分,“蝉”与“禅”同音,且蝉的生命历程符合佛教中隐忍与轮回业报的观念。山东出土的两尊蝉冠菩萨佛也是对蝉与佛教密切交融的佐证。此外,蝉在文学领域也备受青睐。综上,蝉的意象与宗教思想及社会思潮密切相关。

东汉时起,道教“蝉蜕成仙”的观念与儒家思想相互交融,人的品德成为“成仙”的条件之一,此时蝉不仅是羽化登仙的象征,更是高洁品格的代表。皇帝所戴

头冠上便有蝉纹。《隋书·礼仪七》记载:“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唐代因承隋制,冠正中便为金蝉纹样。除皇帝外,重要官员也佩蝉冠。唐代散骑常侍、侍中、中书令共八人戴貂蝉之饰。到了宋代,蝉冠的样式有所变化,改为进贤冠上覆笼巾后再加配貂蝉饰。《金史·舆服志》载除正一品朝臣外其余官员皆无附蝉。

除服饰外,文学作品中的“蝉”也是社会生活的侧面写照。据统计,《全唐诗》中观赏性昆虫语素共出现2304次,其中蝉(蛸)共出现913次^[5]，“蝉”多表思乡怀人,或暗喻作者品格高洁。如白居易在《六月三日夜闻蝉》中借蝉鸣表达了对洛阳旧宅的怀念;虞世南在《蝉》中借“居高声自远”隐喻自己品性高洁。蝉同样蕴含了灵魂涅槃的宗教意味。李德裕在《遥伤茅山县孙尊师三首》中借蝉蜕表达了期望友人灵魂能去往极乐世界的愿景。在宋朝诗词中,蝉也是备受青睐的意象。据统计,在全宋词中昆虫意象共出现1229次,蝉意象出现311次^[6],这一数字与唐朝相比有所下降。不同于唐诗的豪放大气,宋诗更多从小处着手,委婉清丽,蝉大多用于渲染氛围。如柳永在《雨霖铃》中用“寒蝉凄切”渲染了送别前的萧索凄凉。辛弃疾在《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用“清风半夜鸣蝉”营造了自然清新的氛围。此外,唐诗中,蝉的意象主要聚焦于个人的怀才不遇与失意悲秋,如骆宾王《在狱咏蝉》中用“露重难飞进”表达被诬陷的愤懑悲痛;而在宋诗中,蝉所展现的情感则更侧重于家国沦丧,身世飘零。据统计,南宋遗民王沂孙、张炎等人现存咏蝉诗中近八成出现了“故院”“旧

枝”等亡国意象^[7]。北宋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也多借蝉抒发身世飘零与老病孤愁。

对比可知，唐朝存在从三品官员附蝉的现象，而宋朝除正一品官员外均无附蝉。宋代唐朝旧贵族势力已被极大削弱，并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集权，冠蝉人员范围的缩小正是对这一现象的反映。在文学方面，蝉在唐朝时体现出个人失意与国力强盛的反差。且唐诗作者多为下层文人，蝉的“居高声远”也反映其对功名的渴望与失落。而在宋朝出现“两宋之交”，南宋灭亡，蝉的意象便与亡国易代相捆绑，承载情感就由个人失意转向国破家亡。且宋朝重文轻武，文人数量增多，多数诗人由渴望求取功名转为“已仕”或“罢仕”，加上家国动

荡、党争频繁，蝉更多地抒发了老病孤愁与末世哀叹。此外，儒学在宋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佛、道的地位有所下降，蝉在诗词中代表的宗教色彩也有所下降。

2 审美意趣方面：唐宋服饰演变

2.1 古代服制中衣袖的考究

衣袖样式是服饰中最直观的部分，在唐宋时期，它清楚地区分了社会阶层和实用功能。唐代，贵族穿的宽袖里缝了收口的梯形口袋，口袋开口和袖子方向相反。而胡人的骑射装以窄袖为主要特点，窄袖不会缠住弓弦，方便控制缰绳和射箭。在宋代，贵族女子的礼服保持着宽衣大袖的传统，而婢女穿的都是窄袖短衣。

表：唐宋衣袖形制与社会身份对照

袖式类型	适用人群	功能特征	代表文物
宽幅大袖	士大夫/贵族	内置梯形暗袋，可藏物	黄昇墓紫灰色绉纱镶花边窄袖褙子
束口箭袖	军人/骑射者	锦带束扎，防弓弦勾挂	唐章怀太子墓壁画
直袖窄口	平民/劳动者	袖口约腕径，便于劳作	宋《耕织图》农人像

2.2 唐宋审美转折的历史轨迹

唐宋之际的服饰审美转型并非线性渐变，而是伴随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文化裂变。开元年间，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胖为美”成了主流。当时以杨贵妃为代表的京城上层阶级，很多都身材丰满，贵族女性的相貌体态成了全社会的审美标准。

但安史之乱（755-763 年）成了重要转折点，胡化风潮被反思，宽袖逐渐收敛。中唐藩镇割据，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辗转逃难的现实，要求百姓必须敏捷而迅速地行动起来，这样的社会现状推动了审美观念的消瘦与清淡。同时，中唐时期兵役繁重，男丁多应征服兵

役，女丁又要从事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让瘦削的身形更能适应劳作需要。

宋代建立后，统治者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政治比较稳定。程朱理学兴起（约 11 世纪中叶），为服饰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体现在服饰上，就是衣服颜色更淡雅，多用粉紫、银灰等中性色。男子多穿长袍，款式较宽松，但不像唐代那样追求宽大袖子，更注重线条流畅简洁。女子服饰以褙子为代表，褙子窄瘦修长，穿起来方便，体现了宋代女性端庄内敛的气质。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的紫灰色绉纱褙子，衣长过膝，直领对襟，里面搭配抹胸和百迭裙。这种“瘦、细、长”的造型，和唐代“女着男装”的豪放形成鲜明对比。

表：唐宋服饰审美转向关键节点

时间节点	重大事件	服饰表征	社会思潮
755-763 年	安史之乱	胡风元素减少，袖幅收窄	华夷之辨兴起
11 世纪-12 世纪	程朱理学兴起	颜色淡雅，纹样几何化	理学体系建构

通过对古代服制中衣袖收口与宽口的研究，了解到不同衣袖款式背后所蕴含的实用功能、文化象征以及等级差异。唐宋时期主流审美观念的转变，与当时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唐代的华丽开放与宋代的简约内敛，在这些特色服饰中都有生动的体现。

3 工业技术方面：夹缬技术

夹缬作为中国传统印染技艺，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史者在研究中国传统草木染的传承与发展时曾提出：夹缬，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作为中国传统印染技艺，在材料选择与技术运用上独具特色^[8]。其使用的主要材料包括质地柔软细腻、吸水性良好的织物，价格亲民、透气性佳的棉布和色彩丰富、无害环保的天然植物染料。以夹板为关键工具，在其上雕刻出各种精美的图案，为夹缬成品增添艺术美感。

唐代夹缬的盛行，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经济上，唐代国力强盛，丝绸之路畅通，商业贸易的繁荣为其开辟了广阔市场，纺织业的发展为其提供充足的原材料。文化上，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宗教文化的传入丰富了夹缬图案的题材与表现形式。政治上，唐代宫廷对夹缬制品的喜爱与推崇，起到了引领时尚潮流的作用。宫廷贵族将夹缬服饰作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上行下效，使得夹缬在民间也逐渐流行开来。

宋朝时期，朝廷指定复色夹缬为宫室专用，民间夹缬被迫趋于单色。夹缬技术虽仍在使用，但已不复唐代的辉煌。宋代夹缬在制作工艺上更加注重精细度，夹板雕刻的图案更加细腻复杂，色彩搭配也更加讲究和谐统一。在应用领域方面，夹缬主要用于制作一些小件物品，如手帕、香囊等，在服饰上的应用相对减少。

对比唐宋时期夹缬技术的不同特点：宋代崇尚理性、含蓄，与唐代的开放、奔放形成鲜明对比，也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使得夹缬图案的设计更加注重意境和内涵，减少了唐代华丽繁复的风格。经济的南移也促使宋代纺织业模式发生变化，夹缬技术在更加注重手工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生产的背景下，朝着更加精致的方向发展。

着眼当下，“夹缬”的故事仍作为独特的民族技艺在温州等地流传。方忆在探讨唐三彩彩釉工艺与唐代染缬工艺关系时提及：纺织品中用于唐三彩彩釉装饰的蜡缬法很可能是受“夹缬法”启发，结合夹印技术施蜡防染的印花方法，在技术上有了一定的交融进步^[9]。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夹缬手工艺的数字化模拟与保护也逐渐受到重视。陈峰深入研究夹缬数据库与数字资源采集，分析其优势与不足，为建立夹缬数字博物馆储备资源；同时构建虚拟现实与夹缬数字化展示系统，运用数字化媒体更好地展示夹缬价值^[10]。

通过对夹缬技艺的研究，不仅能够了解中国古代纺织印染技术的发展历程，还能深入挖掘其蕴含的丰富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在当今时代，更应重视对夹缬等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4 与博物馆创新融合

4.1 意识形态的体现——“蝉”形象

(1) 活用技术：利用数媒技术，再现唐诗宋词中有关“蝉”的经典场景，配合朗诵与动态画面，使观众身临其境。

(2) 开发 IP：以蝉为灵感原型，开发团扇、书签等文创。也可结合 AR 技术开发 AR 明信片、扫码听诗等互动产品。

(3) 实践知新：结合唐宋时期含有玉蝉的文物，鼓励读者观察玉蝉、仿制文物，深入理解蝉的意蕴。

4.2 审美意趣的体现——服饰文化

(1) 虚拟穿衣：戴上 VR 眼镜，观众可以在虚拟世界里“穿上”一件特色服装，还可以尝试走路、作揖。

(2) 智能讲解：用手机扫一扫展品，一个 AI 讲解员就会出现，它告诉观众衣服是什么材料做的、谁曾穿过。

(3) 线上展厅：用 3D 技术精细化呈现文物，观众可以在屏幕上 360 度旋转，仔细看袖口的结构、布料的纹理，同时配合相关历史背景介绍。

4.3 工业技术的体现——夹缬技术

(1) 增加互动展项以更直观地增加观众对夹缬制作过程的认识，将流程图做成版面，下配实物夹缬形态。

(2) 通过知识科普可翻转面版将不同的夹缬颜色、图案、烧制方法、原理相关知识等内容制成四面立体形状，并连接成一面互动装置。

(3) 利用数字技术将夹缬作品制作成电子拼图，供观众（尤其是儿童）在官网或相关应用平台参与、了解夹缬展览内容。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唐宋两朝在意识形态、审美风尚与技术工艺三个层面的对比分析，揭示出中国文化从唐代的开放包容转向宋代的内敛理性的深刻变迁。无论是冠蝉制

度背后森严的等级观念、衣袖宽窄所折射出的社会身份，还是夹缬技艺从绚烂至典雅的风格转变，都不仅是历史的注脚，更是民族精神演变的物质载体。

博物馆借助 VR、AI 等现代科技手段，能够构建沉浸式的历史场景，将抽象的典章制度、审美趣味与工艺技术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生动体验，降低了公众理解传统文化的门槛，使静态的展览转化为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展望未来，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不应止于复原，更在于创新性的转化与发展。探索将唐宋文化元素融入当代设计与社会美育，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的必由之路。博物馆应成为这一进程的引领者，让那些宝贵的文物真正“活”在每一位观众的体验与记忆之中。

参考文献

- [1] 刘悦平. 唐宋陶瓷行炉设计研究[D]. 景德镇陶瓷大学, 2025. DOI: 10. 27191/d. cnki. gjdte. 2025. 000005.
- [2] 白姣阳. 唐宋仕女画技法对比研究——以《捣练图》和《纺车图》为例[J]. 牡丹, 2025, (08): 58-60.
- [3] 任佳琪. 唐宋传奇中历史反思的对比[J]. 今古文创, 2025, (13): 39-41. DOI: 10. 20024/j. cnki. CN42-1911/I. 2025. 13. 012.
- [4] 夏鼐. 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J]. 考古学报, 1983(2).
- [5] 葛玉婷. 《全唐诗》观赏性昆虫语素参构词语语义及修辞分析[D]. 福建师范大学, 2023. DOI: 10. 27019/d. cnki. gfjsu. 2023. 002535.
- [6] 杨耀忻. 宋词昆虫意象研究[D]. 南宁师范大学, 2021. DOI: 10. 27037/d. cnki. ggxsc. 2021. 000089.
- [7] 高峰, 周秀蓉. 论唐宋咏蝉诗词的意蕴格调[J]. 江苏社会科学, 2019, (03): 168-174. DOI: 10. 13858/j. cnki. cn32-1312/c. 2019. 03. 022.
- [8] 史者. 浅谈中国传统草木染的传承与发展[D]. 天津美术学院, 2014.
- [9] 方忆. 唐三彩彩釉工艺与唐代染缬工艺关系之初步探讨[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0, (02): 66-85+158. DOI: 10. 16319/j. cnki. 0452-7402. 2010. 02. 006.
- [10] 陈峰. 夹缬手工艺的数字化模拟与保护[D]. 中国美术学院, 2011.

作者简介：王淑妍（2005 年 5 月），女，汉族，河南省信阳市，本科在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唐宋对比研究与博物馆创新发展。

王泽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24。

孔德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24。

本文属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202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项目名称：博物馆中的中国之文化探索新路径——以唐宋文化对比视域下个案为例，项目编号：S202510031031）